

致劳动者

不愿飞走的「金凤凰」

朱山杏考上大学那年才19岁，乡亲们说是山窝里飞出的“金凤凰”，是广德大山里的骄傲。

送她上学的那天，父亲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吆喝着拉车的老牛，还不住地摇晃着身子。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，山杏眼里充满了泪花。父亲希望她学有所成，回山里当一名救死扶伤的村医。

山沟里长大的山杏，浑身充满了土气，害怕与陌生人交往。从省城来的刘莉莉同学，拥有一口纯正的英语发音，山杏非常羡慕。莉莉特别会打扮，一根马尾辫扎得高高的，充满了活力。山杏感到相形见绌，羡慕得要命，也想做个城里人。可一想起山里的老人小孩，因交通不便，在病床上呻吟；想到二姑爷赶到县城买药，往返两个多小时回到山村时，二姑爷去世的情景，山杏为自己的自卑而汗颜，暗暗发奋苦读。

大学毕业后，山杏放弃留校的机会，义无反顾地回到乡村，当一名好医生，做乡亲们健康守护者。

从事乡医这些年，山杏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，治好了三大爷的老寒腿、李大妈的老胃病，还有张二婶的心绞痛……

记得一个夏天的黄昏，乌云密布，雷声轰鸣，紧接着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行医回来的山杏匆匆往家赶，途中遇到一位砍柴的大叔脚被蛇咬了，小腿红肿。山杏立即用绳子扎紧大叔膝盖下的小腿，以免毒液扩散到心脏。然后，山杏用嘴吸出毒液，再用酒精消毒伤口。处理完后，山杏背着大叔，踏着泥泞的山路，艰难地送大叔回家。雨水和汗水浸透了山杏的长发和衣裳。

大叔腿上的红肿消退了，山杏因中毒高烧不退，住进了县医院，打了好几天点滴才转危为安。大叔心痛地说：“我的金凤凰呀，没事儿就好，否则，我怎向你父母交代呀！”

还有个寒冷的冬天，王奶奶的哮喘病又发作了。那天正下着鹅毛大雪，山杏迎着凛冽的寒风，翻山越岭，走了好几里山路。突然一个趔趄，被石头绊倒了，滚到了山崖，石头磕破了她的额头，她慢慢地爬起来继续攀登。当赶到王奶奶家时，老人已奄奄一息。山杏赶紧给老人注射氨茶碱，迅速做人工呼吸，直到凌晨三点，老人才慢慢缓过气来。

“谢谢你，我的好闺女，你千万不能离开我呀！”山杏紧紧拉着老人的手说：“奶奶您放心吧，我是大山的女儿，怎么会离开您呢！”

30年来，山杏走村串户，冒严寒、顶酷暑，跋山涉水，为乡亲们送医送药。她用一根扁担，一头挑着药，一头拴着干粮，累了就席地而坐，渴了就喝一口山泉，哪里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，被乡亲们称为生命的保护神。

如今，改革开放已40年，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唯一不变的，是山杏这个不会飞走的“金凤凰”，仍然守护在乡亲们身边，用爱呵护着乡亲们的健康。（董琼）

（该文获安徽省首届“致敬最美劳动者”职工散文大赛三等奖）

卖豆腐的父亲

那年那月 鲍海英

我的父亲，在贫困的年代，他是一个夜晚磨豆腐，白天挑着豆腐桶，走街串巷卖豆腐的人。正是他不辞辛劳，靠卖豆腐养活了一家。

那时候，父亲常常前一天傍晚泡豆子，等到三更半夜，起床拉磨。磨好后，回锅煮沸，再压制成品，常常到天明。这时，父亲挑起装豆腐的水桶，高声吆喝“卖豆腐啦”！

本指望磨豆腐、卖豆腐，能改变家境，可事实上，除了父亲的日夜辛劳，我家的日子并没有改善多少。记得上初中时，我穿得破烂不堪，更没有零花钱，周末回家唯一能改善营养的，就是父亲卖不掉的豆腐。



幸福时光 王必旭/摄

冬日里的暖阳

七彩时光 李则胜

母亲在寒风中为我们送行，车渐行渐远，母亲瘦弱的身影久久伫立在那儿，目光依依不舍地追随。我心中不由掠过一丝心痛。

这次见面，近九旬高龄的母亲依然很干练。她在四层高的楼梯轻松地上下下；她在厨房忙碌，不一会飘溢起我们谙熟的菜肴清香；她和家人交谈，思路清晰、言词流畅，时不时还以视频方式和外地的孩子互致问候。

记忆中，母亲把院墙外的荒地开垦成菜园。每当学生散尽、暮云四合的时候，母亲领着我和弟妹去薅草、施肥、浇水。在夕阳

的余晖里，母亲瘦削的双肩担着两桶水颤悠悠地走过来。这画面定格在我脑海里。当初感觉母亲是我们最幸福的依靠，而今心却隐隐的疼。

聪颖的母亲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师范生，是皖江北岸曾经的小学母校任教最长的老师。我依稀记得，学校由几幢平房围绕，土坯墙壁，有些破旧，最近的村庄在2000米以外，入夜蛙声一片。在这个远离城市和村庄的乡村小学，母亲默默地为孩子们成长倾注心血。她深夜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批阅作业，踏着泥泞的小路走访学生家长，给生病旷课的孩子补习功课。这一切琐碎而普通，我们习以为常，以致后来母亲离开学校，面对那么多流着眼泪送行的人，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！

美丽端庄的母亲是贤妻良母，她为子女活着、为丈夫活着、为家活着。像所有历经沧桑的夫妻一样，母亲与父亲无休止的抱怨和磕碰，却相依为命一路走来。母亲不愿过多介入子女的生活，只是隔段时间打个电话询问身体与工作，偶尔会淡淡问一句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其实，母亲的内心渴望孩子们的陪伴，只是不想打扰孩子们生活。

这时，母亲的身影抹上了冬日的暖阳。我瞬间明白，母亲燃烧了自己的青春年华，奉献了自己的健康，收起了自己追梦的翅膀，默默为儿女遮风挡雨，从不求任何回报，从没有一句怨言。母亲就是冬日里最温暖的阳光，母亲在哪里，哪里就有温暖，哪里就是家！

寒风细雨怀乡贤

心香一瓣 汪红兴

立冬时节，新安源头率水河畔，五彩斑斓，寒风阵阵，落叶萧萧。每年的这时，我常想起慈爱低调的金家骥先生。

作为一名教师和文化学者，金先生可谓一专多能。当教师，棒棒的是徽州名师；业余是版画家，创作成果丰硕；退休后从事徽州方言研究，造诣颇深。

金先生1922年3月诞生在率水河畔一个没落的徽商望族书香门第。祖父在苏州经商，父亲为清末秀才，后大力倡导新学，于1925年创办桃源小学（今溪口中心小学前身）。

金先生出生时，家道已败落。他天资聪颖，小学成绩优异，刚毕业就辍学了，这成了他一生的痛。像很多徽州少年郎一样，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，他去江古镇当学徒，在艰苦的谋生之余，奋发图强、专心学习，后成为一名小学教师。

记得那是初三的冬天，北风呼啸，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。住校的我，忘带御寒的棉衣，冷得直哆嗦。那天我们正上语文课，父亲挑着卖豆腐的木桶，来到了教室门前。看见土掉渣的父亲居然来学校找我，我不禁羞红了脸，低着头，在同学面前无地自容。

父亲没看到我，执拗地在教室门前徘徊，他把头伸向教室，不停向里张望。这时，我也忍受不了父亲四处张望的目光，起身走出了教室。

见我从小教室出来，父亲顿时喜笑颜开。原来，父亲冒着大雪来，是给我送来一件新棉衣。为了不耽误我学习，父亲嘱咐我几句后，转身挑起担子就走了。

可就在我刚要走进教室门槛时，我突然听到身后的父亲，朝我大喊，只见他一边气喘吁吁向我跑来，一边喊：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！”

我转身，莫名地望着奔向我的父亲，只见他手中挥舞着几张钞票，急切地说：“刚才我忘了，你的生活费，不能省，该用就用。”

我接过父亲递来的几张纸币。那是怎样的纸币呀，那上面浸满了油渍和汗渍，似乎还有豆腐味，脏兮兮的。我攥在手里，感觉纸币似乎还带着父亲的体温。

望着父亲在雪地上留下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，我的眼泪潸然而下。

第二年，我考上了高中。我第一次发现父亲的眼睛好亮。再后来，我上大学，父亲继续挑起担子卖豆腐，我坐在安静的教室里发奋读书。

如今，我早已有了工作，父亲也不再挑着担子卖豆腐，可我始终忘不了卖豆腐的父亲。因为在我成长的青春岁月中，正是卖豆腐的父亲，给了我人生无穷的动力。

美丽端庄的母亲是贤妻良母，她为子女活着、为丈夫活着、为家活着。像所有历经沧桑的夫妻一样，母亲与父亲无休止的抱怨和磕碰，却相依为命一路走来。母亲不愿过多介入子女的生活，只是隔段时间打个电话询问身体与工作，偶尔会淡淡问一句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其实，母亲的内心渴望孩子们的陪伴，只是不想打扰孩子们生活。

这时，母亲的身影抹上了冬日的暖阳。我瞬间明白，母亲燃烧了自己的青春年华，奉献了自己的健康，收起了自己追梦的翅膀，默默为儿女遮风挡雨，从不求任何回报，从没有一句怨言。母亲就是冬日里最温暖的阳光，母亲在哪里，哪里就有温暖，哪里就是家！

保洁李阿姨

如歌岁月 舒敬东

金先生一生为师，主教地理，兼教美术。中学、师范及大学都教过，桃李无数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他主编《徽州地理》等教材，多次为歙县的干部群众传授地理知识。他“润物细无声”地关爱学生，每一次批改作业，总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语。1950年，他在休宁中学任教，举办了毕业班学生美术作品展，这些作品后被珍藏。临终前，金先生委托小儿子把这些美术作品送还给当年的学生。当这些古稀之年的学生收到历经几十年已泛黄的作品时，惊讶不已，泪水涟涟。太令人感动了！是啊，教育是一项用心来做的事，用一颗心去感动另一颗心。

金先生走上版画之路，是在同乡汪敏熹先生（今年99岁）影响下开始的。1943年抗战期间，他到了上海，和那些左翼版画家密切交往，

创作了一批黑白木刻漫画《日知录》，并在当时的上海报纸上连载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与赖少其、师松龄等人一起采风绘画，精心创作，其中《山区水力茶厂》（黑白木刻）曾入选全国美展，中国美术馆收藏；《希望》（三色油套）入选第八届中国现代版画展。

晚年，金先生还迷恋起休宁方言的深度研究，数年的田野调查，日夜不停地思考研究，汇编成册，还多次在中国社科院《方言》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，轰动一时。

金先生常说：“他一生版画创作的素材都来自徽州，来自新安江。”今天，他的魂魄永远地驻留在率水河的上空，最后岁月题写的“多山古泉”碑刻，就镌刻在家乡溪口红庙观音泉内。

其体验劳作的艰辛与赚钱的不易。不过，卖茶叶的钱，可以如数归其所有，有时还要垫些让其凑个整数。孩子呢，倒也能吃苦，还懂得“反哺”，知道奶奶为了陪他读书，荒芜不少田地，回家后白天就默默地帮着爷爷奶奶干些农活，从不偷懒；晚上就静静地看书写作业，不玩手机。

在学校里，自然也不觉得奶奶干保洁而丢了他的脸面，遇到奶奶身体不太利索时，便在一旁帮衬着，就如同在家里一样自然。

三年后，孩子考上了大学，老人家高兴得不得了，黝黑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说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……我听了，忙截住她的话，并发自内心地告诉她：孩子能考取，你老人家居功至伟，没有你的看护与守候，很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。若说感谢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感谢你的付出与信任。

孩子上大学后，满以为我就不再看到她了。不想九月开学时，李阿姨还在我们学校里干保洁。看我一脸的诧异，她忙笑着说：我还有个外甥宝，马上就要读高中了，我陪了孙子，不能不陪外甥。我先在这里干着，等他进来再陪他三年，然后就回大山去陪老头子，这些年，老头子一个人留家里也不易。

我听了，却觉得李阿姨更不容易。

宗春秋

职工 韦开龙（中国书协会员）